

中国城市街道 记忆场所研究： 传统建筑篇

孙燕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海外借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城市街道记忆场所研究》（15YJCZH154）最终成果

中国城市街道 记忆场所研究： 传统建筑篇

孙燕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街道记忆场所研究:传统建筑篇/孙燕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8

ISBN 978-7-307-20462-1

I. 中… II. 孙… III. 城市道路—景观—研究—中国
IV. TU98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9390 号

责任编辑:李 珣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汪冰滢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5.75 字数:233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462-1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将自己的学术专注力集中于街道记忆场所的探究是笔者经过几番思考的结果。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可谓举世瞩目。这股正在进行、并还将持续的潮流可以说触碰着生活其间的每一个中国人。短短几十年间我们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城市人我们得到了很多：宽阔的马路、便捷的交通、崭新的建筑、功能齐全的现代化住宅……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很多：铺着青石板的小巷、木门上有着铺首衔环的老宅子、放学路上小吃摊里红糖蒸糕散发的诱人香气、街坊邻里亲切的问候与彼此的照顾……这些都与我们渐行渐远了。面对这种现代与传统、发展与过往、时光流逝与记忆沉淀的矛盾与撕扯，怎样的方案和途径才是适合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的呢？人们给出的答案也许多种多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过不断的思索，笔者最终将视角定格于城市街道记忆场所。对街道记忆场所的保护、活化与营造是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街道是每一座城市的基本构架和底色，是普通民众天天生活的地方。记忆场所是留住人们记忆的地方，是每个城市人对自己的童年与过往的美好回忆。两者结合在一起会产生奇妙无比的化学反应。街道记忆场所对城市而言是城市历史、城市文化、城市风俗忠实无言的镌刻者和记录者，通过不同的呈现方式展现和流露出城市特有的文脉、性格与面貌。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武汉的里分、成都的巷子……这些由于每个城市各自不同的发展走向而形成的街巷空间代表着城市的独特品性，是城市特有身份的代言。正是因为街巷里丰富多样的记忆场所的存在，城市才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个性十足、生动有趣、情感真挚。

从小我就喜欢北京，究竟喜欢北京哪儿呀？这还得从老北京的城门楼子、城墙说起……胡同口往西走不了多远，就是西直门高大的城楼，城门洞子里夏天可凉快了，还有做买卖的，最多的是穿着蓝长袍的人，手里拿着一摞银圆，掂着哗哗地响，嘴里说着“买两块卖两块”。我和院子里一般大的小孩儿总爱从北边的“马道”爬上城门楼子。我们就爱看城门楼子上的那一排排大柱子。我们几个小孩儿经常手拉手地去“量”大柱子有多粗，还爱看城门楼子的大门：一扇扇大门又高又大，上有花格儿，还有包在上面的铜花，铜花上有龙、云彩，拿手一摸还是鼓起来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浮雕纹饰图案……城门楼子上住了很多小燕儿，是黑色的吧？大伙把它叫“楼燕”，多得叫你数不过来，尤其是傍晚密密麻麻的小燕漫天都是，飞呀，飞呀，一个劲地打转转，折跟头……城墙上的大砖可大了，一个人根本搬不动。这些大砖墙缝儿长了很多“酸枣棵子”，到了八月十五以后，酸枣棵子上的小酸枣就红了，反正不花钱，谁都去摘，边摘边吃，酸溜溜的，还有点甜，可好吃了。

——方砚：《古都遗韵：流年市井》

从以上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感到的是记忆场所对城市的意义。这些满载着城市人群记忆的场所空间是城市之所以鲜活灵动的精魂。在大规模旧城改造、新城开发、商业化模式运营的趋势下，我们的城市建设出现了一些弊端，城市同质化现象惊人，四处可见欧洲小镇、卷拱立柱。仔细想想其实解决之道就在我们身边，保护好我们的老街巷，保护好我们的记忆场所，让一脉相承的城市精神发扬光大。希望老北京古城墙之伤痛再也不要重演。

街道记忆场所对城市人而言意味着普通人群天真无邪的童年、日常琐碎的点滴、欢乐与忧伤的真情实感、对生活本真的领悟与感怀。人们对城市的印象与情感很大程度上缘于对生活其间的城市空间的感受。尤其是土生土长的街道空间，其中滋味更是会伴随人们的一生。在天天经过的街道上，有着太多可以促发人记忆的地方。清早起床抬眼看到的窗外大树、空气里时有时无的幽幽花香、时装小店里不断上新的别致衣衫、食品店橱窗后面可爱软糯

的各色糕点、疲惫不堪时想要倚靠的石凳长几、得意忘形时想要蹦跳的石砖铺地……这些记忆片段就是无数城市人真实的城市生活，是他们对城市的眷念与依赖。

综上，街道记忆场所无论是对城市还是对城市人，其在文化与情感上的价值不言而喻。街道空间中有多钟类型记忆场所的存在，其中传统建筑因其典型性与可识别性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建筑实体是街道空间的主体，建筑立面是街道围合的主要构成，各种功能的建筑与人们日常的街道生活息息相关。传统民居是人们祖祖辈辈生活起居的空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庭一院都渗透出中国人化不开的亲情与血缘。街道中风华已逝的会馆建筑是为漂泊在外的游子、客商遮风挡雨的空间，正殿庙堂、神祇偶像、重檐飞角、雕梁画栋处处流露出他们对家乡的无尽思念，对他乡的满腔希望。人去楼空的传统戏台是旧时中国人娱乐欣赏、放松身心的空间，入相出将、藻井陶缸、匾额楹联、唱念做打，唱不尽的王侯将相、公子佳人，品不完的人生百态、人情冷暖。挣扎求生的传统商铺、老字号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商业买卖空间，招幌飘扬、店面醒目、金字招牌、技艺绝活，是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绝对信赖的优质商品，是人们无论去向何方也忘不掉的那口家乡味。街道里的传统建筑聚拢了太多中国人的过往，斑驳的墙体、剥落的彩漆印证了多少青春芳华、岁月流连。在新时代的今天，希望这些城市历史的见证和人们记忆的承载能够得到重视和保护，让城市与城市人在绵延不绝的时空序列中展望更加美好与温暖的明天。

笔者

2018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记忆场所——空间与时间的融合器	1
一、“记忆场所”的概念和属性	1
二、我国记忆场所研究兴起的背景	11
三、城市街道记忆场所的研究视角	18
第二章 城市街道空间——记忆场所的发生器	25
一、街道的起源与空间特征	26
二、城市街道空间与记忆场所的形成	33
三、我国街道空间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49
第三章 传统建筑——集体记忆的收集器	63
一、传统建筑与城市的历史传统文化	64
二、传统建筑与城市的地域民俗文化	83
第四章 街道中的民居——家族记忆	105
一、传统民居的建筑环境——山水情怀	108
二、传统民居的建筑造型——庭深意远	111
三、传统民居的院落入口——辟邪迎祥	119
第五章 街道中的会馆——移民记忆	138
一、会馆的建筑特色	140

二、会馆在移民群体中的社会功能	153
第六章 街道中的戏台——文化生活记忆	160
一、传统戏台的建筑特色	162
二、传统戏台与街道社会	179
第七章 街道中的商铺——商业生活记忆	188
一、商铺建筑——城市记忆的活化石	189
二、招幌——传统商业广告和视觉艺术	206
三、老字号——大众认同的文化符号	221
结语 留住乡愁：街道记忆场所与城市文化重构	243

第一章 记忆场所——空间与时间的融合器

一、“记忆场所”的概念和属性

记忆场所这一概念起初源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经过时间洗礼的地方空间为构建地域文化认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主张通过研究散落的记忆场所来延续与挽留残存的民族记忆和集体记忆，重建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记忆场所概念的提出以及影响更为广泛的记忆史研究的方兴未艾，其深层次的动因是“二战”后法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集体心态发生的巨大转变。20 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深邃的法兰西”的农耕社会观念渐行渐远，民主共和制度、非殖民化以及全球化成为法国人政治价值信仰的核心。由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传统社会的逐渐消逝，一种集体的历史乡愁在法国社会弥漫，人们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尽量追忆和挽留“失去的世界”。在此种背景下，法国学界的记忆史研究兴起，试图通过重现和唤起民族记忆来重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皮埃尔·诺拉出版了关于民族记忆场所的系列丛书，试图激发民众的想象力来维持民族与社会的恒久长存。记忆场所研究的出现，“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表现法兰西的文化特性，帮助锻造民族身份认同，使民族历史得以体现的各种事物——包括纪念碑、博物馆、历史文本、人物、城市等实在的、象征性的或功能性的场所，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①。诺拉对记忆场所概念的

^① 洪庆明：《〈记忆的场所〉与法国记忆史研究》，《光明日报》2016 年 3 月 17 日，第 13 版。

提出与阐述，逐渐受到欧洲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并传播开来。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记忆场所的研究不断扩展，范围延伸至含有集体记忆的现存历史场所。记忆场所的研究范畴开始由具有历史性、完整性、原真性的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转向更具普遍性、多样性、离散性，更贴近百姓生活与情感的场所。

国内学界对于记忆场所的研究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的研究成果还只是流于对海外学者、专著的介绍和引进。国内关于记忆场所研究的先行者陆邵明先生认为，记忆场所是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经过时间的洗礼而得以保留和繁衍集体记忆的地方，包括历史建筑、纪念性场地、具有集体记忆的场所等。记忆场所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从客体特征来看，记忆场所主要包括历史性建筑、景物、场地空间及其承载的仪式性活动与历史故事；从空间分布规律来看，记忆场所的类型大致分为单元性、线性与网络性场所；从主体来看，记忆场所可以存在于国家民族、地域城市、社区村落乃至家族等广泛的层面；从功能属性上看，这些记忆场所可以是象征性的、仪式性的，也可以是日常性的或者偶发性的。^① 学校、厂房、水井、池塘、礼堂、戏台、会馆、茶馆、手工作坊、老码头、墓地、巷道、运河水道、花草树木等都有可能成为记忆场所。如图 1.1 到图 1.4 所示的珠海市会同村莫氏宗祠、珠海市甄贤学校、珠海市会同村村民墓、珠海市名亭路名亭公园牌坊等。

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探索的基础上，不难发现记忆场所的构成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基于空间的场所性，一个是基于时间的记忆性，记忆场所就是空间与时间的融合器。场所性主要强调空间物质形态，是集体记忆的具象化、物体化和空间化；记忆性则主要侧重特定场所空间经过时间洗礼给人们留下的集体记忆，是场所空间的故事化、人性化和情感化。简而言之，记忆场所一部分是物质、空间，另一部分是故事、记忆，两者共同构筑了一个能触发人们集体共鸣和回忆的空间场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下面加以具体分析。

^① 陆邵明：《记忆场所：基于文化认同视野下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国名城》2013 年第 1 期。



图 1.1 珠海市会同村莫氏宗祠



图 1.2 珠海市甄贤学校



图 1.3 珠海市会同村村民墓



图 1.4 珠海市名亭路名亭公园牌坊

首先，具体分析记忆场所属性中基于空间的场所性。

“场所”在字典中的解释为“活动的处所”。《说文解字》中认为“场”即祭神道也。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场”与祭祀等宗教活动有关，已经具有了某种精神属性。挪威学者诺伯特·舒尔茨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一书中指出：“场所是由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物的总和决定了一种环境的特性，亦即场所的本质。一般而言，场所都具有一种特性或者‘氛围’。”^①

舒尔茨对建筑的场所精神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场所不仅是简单抽象的场地或地理位置概念，而是由于人群的各种活动使其具有特定氛围的空间，是一种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结合的整体。而场所精神，在古代社会与神秘的宗教活动相关，在现代则意味着环境空间的气氛和整体特性。具体而言，人要存在于特定的环境空间中就必须获得一个立足点，这个点的获得途径是人与场所之间必须建立场所感，而场所感的建立又以方向感和认同感为核心。方向感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能够知晓自己身处何地，通过定位确定下一步的走向和方位。方向感的形成是由于人们对环境的熟悉以及方位明确的空间结构。认同感则意味着与自己所处的空间环境有一种类似“友谊”的关系，人们对空间环境有一种深度介入，是心之所属的场所。^② 方向感和认同感使人与场所之间产生亲密的情感关系，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场所精神”由此产生。

由此可见，记忆场所中的场所性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场地、地点，而且还囊括了在场所空间中人的活动以及人与场所空间所形成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具体而言是指在人与特定的物质空间建立起某种复杂联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充满记忆的情感体验，一种人对空间为我所用的特性的体验，

① 诺伯特·舒尔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 页。

② 秦红岭：《乡愁：建筑遗产独特的情感价值》，《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

或者说是一种在共同体验、共同记忆基础上与空间形成有意义的伙伴关系。^①这里将此种场所性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空间层面，一个是精神特性层面。物质空间层面是由地景、聚落、建筑等要素构成的三维度空间组织，涵盖了空间关系(节点、路径、边界、地区等)、功能分区、结构组织等物质、功能、环境的各个方面。精神特性层面是指人群在场所空间中进行各种活动，空间与人之间互动关联而产生的一种场所氛围和场所体验。进而，由于人们对场所空间的不断熟悉与依恋，形成群体的方向感和认同感，最终上升为安全感和归属感。兼具功能化、艺术化和人性化的良好物质空间能够吸引人群的到来、停留和互动，而人们在物质空间的各種活动则使特定空间升华和衍生出社会性、文化性与情感性，孕育出场所精神。因此，基于空间的场所性是铸就 and 保存集体记忆乃至民族、国家记忆的物质载体和储存空间，是记忆场所的根基所在。“每个人都会与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某一部分联系密切，对城市的印象必然沉浸在记忆中，意味深长。”^②就像人们一看到北京的四合院、胡同，明清、民国时期老北京的画面就立即浮现眼前；一看到小街小巷里色彩已经脱落的国营粮店的招牌，计划经济时期节衣缩食、单纯质朴的生活点滴便油然而生。如图 1.5 所示便为武汉大学粮店招牌，看到这，好多武汉大学的教职工便会立刻想起二十年前每月一次前往买米的情境。

其次，分析记忆场所属性中基于时间的记忆性。

记忆是涵盖了内在意识与外在现实的一种动态及互动艺术，将现实与意识进行了勾连。^③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中，记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对所经历的种种产生的瞬间性意识，并且能够储存在头脑中。一旦产生外部刺激就能够回想起过去发生的事件和体验的情感，并在这种过去与现在的时光交错中构建自我身份的认同。在横向的社会群体里，群体成员共同的集体记忆对群体社会、民族、国家文化特征的延续与融汇起到关键作用，能够提升群体的社

① 秦红岭：《乡愁：建筑遗产独特的情感价值》，《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

②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③ 石磊：《历史延续的记忆场所与旧建筑利用》，昆明理工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



图 1.5 武汉大学粮店

会认同感，增强成员的凝聚力。个体记忆具有鲜明的个人特性，而集体记忆则由于其群体的共同性，对社会整体而言显得尤其珍贵。集体记忆起初源于社会学的集体意识研究。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一书中将集体记忆初次正式定义为人类所构成的集合体中持续存在着的共同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①可见，集体记忆是一个动态持续的社会化概念，在时间维度上，过去、现在、将来全都囊括其中；在关联对象上，只要能够促发共同回忆的相关载体都可以具有关联性，例如地点、人物、事件、物件、环境、社会群体等。^②场所因为有了人的活动与关联而产生情感与精神，而这种情感与精神则通过人们的记忆得以存留和延续。记忆是将城市空间升华成为记忆场所的质变因素，它表达和传递了人的主观思想意识与现实物质空间形态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个人通过特定的记忆获得自我认同，而群体则获得集体认

①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 页。

② 萧蕾，洪彦，等：《城市公共绿地的记忆场所分层重构——以深圳蛇口海上世界生态艺术廊为例》，《建筑与文化》2014 年第 5 期。

同。在这两个层面上，基于时间的记忆性分别赋予了记忆场所个人情感价值和集体年代价值。

在个人层面上，记忆具有较强的个人性，是人们内心深处特殊的意识反应和情感体验，为记忆场所注入了个人情感价值。在特定场所空间的活动与交互产生的体验和情感会深植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当再次回到旧地，往事历历在目，心中波澜涌动。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触景生情。“何人不起故园情”“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这都是由于记忆赋予场所空间丰富的个人情感，让人难以割舍。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上，更加偏重保护对象的文化性、质量性和精英性，忽略生活其间的个体的“人”的情感需求。而记忆场所概念的提出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近年来，记忆场所的研究对象逐步从具有完整的国家性、民族性，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转向更具普遍性、多样性、离散性，更贴近百姓生活与情感的场所。例如本书所研究的街道记忆场所，涵盖的就是普通市民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容纳的是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生产、游玩中的故事。普通街道上的一所小学、一家百货商店、一座电影院等，在国家、民族层面并不具备多高的社会文化性和崇高性，但却陪伴了街道上普通人群的生活与成长。他们天天经过这里，这些日常的场所空间见证了最真实的个人细节，装载了每个人心中最宝贵的童年与青春。记忆场所研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使用了以个体生命历程为参照的方法，关照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和他们留下的情感印记。一口水井、一座小桥、一棵古树等，因为发生在四周人群的故事而成为记忆的载体、精神的象征。水井旁嬉闹，小桥上赏月，古树下乘凉（见图 1.6）……这些平凡的日常编织成普通人群的真实生活。水井、小桥和古树等也因为人们的记忆与故事而具有了个人情感价值。

另一方面，在集体层面，记忆同时还具有共同性，对相同的场所空间人群会产生类似的情感体验，这种集体记忆为记忆场所融入了集体年代价值。当我们看到古建筑上剥落的红漆、古城墙上斑驳的砖石，多数人都都会引发怀古的幽思与情怀。场所空间由于加入了时间元素，从三维空间变为四维时空形象，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变化，使人产生对光阴荏苒的感悟。场所空



图 1.6 大树底下好乘凉

(图片来源: <http://roll.sohu.com/20110726/n314557842.shtml>)

间,特别是建筑,可以通过实体形态直观地呈现和展示曾经的岁月印记,这些浸透着细节回忆的岁月印记就是所谓岁月价值或年代价值,使人产生一种人生感和历史感。“年代的痕迹,作为必然支配着所有人工制品之自由规律的证明,深深打动着我们。”“年代价值通过视知觉就立即可以表明自身,直接诉诸我们的情感。”^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看到街道上已经废弃的国营企业厂房(如图1.7),自然会想起曾经在车间里挥汗如雨的青春和过道里健步如飞的身影。如今,物是人非,工厂大门前是一把生锈的大锁,当年鲜艳整洁的红色砖墙已经褪去了光泽,甚至杂草丛生。时光飞逝、芳华不再的惆怅感和沧桑感油然而生。瑞士著名建筑师彼得·卒姆托对空间、建筑产生的年代感十分感慨,“当我闭上双眼,尝试忘记这些自然痕迹和我最初的联想时,留下的是一种不同的印象,一种更深刻的感受——对时光流逝的感悟,

① 陈平:《李格尔与艺术科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332页。